

流年记

与鸟为邻

孙光

晨曦透过玻璃窗，轻抚着厚重的窗帘，屋内仍浸在静谧的昏暗中；耳畔传来阵阵清脆鸟鸣，将我从朦胧中唤醒。我静静躺着，细细分辨：细碎急促的“唧唧”声，是麻雀；粗亮沉实的“喳喳”声，是喜鹊；尖细婉转的“啾啾”声，是白头翁……

几年前，我从喧嚣的市区搬到这个依偎在蓁山脚下的新建小区，最真切的感受，便是与鸟儿日渐亲近。小区绿化丰茂，楼前屋后建有绿地，栽种着各种花卉与景观树。随着人们陆续迁入，鸟儿也纷纷寻枝筑巢，成为我们的近邻。天刚蒙蒙亮，它们便飞离巢穴，开启了一天的忙碌。麻雀总是最早现身我家小院，有的在葡萄架上叽叽喳喳地闹着，好似在嘲笑我这退休之人睡懒觉；有的落在院内沙土地上打滚，有的在水池边饮水，享受着晨起的欢愉。

今年夏日，天气格外燥热。我整日在屋内读书作画，待到午后太阳偏西，暑热减退才外出。楼下绿荫环抱处，有一个小广场，设有各种健身器材，我时常来此锻炼。广场旁边绿地里立着一棵挺拔的栾树，在三层楼高的树杈间，筑着一个硕大的鸟巢，在它下方的枝桠间，竟还有一个拳头大小的巢。大的鸟巢是喜鹊的，小的我不知道是何种鸟的家，心中猜想会不会是白头翁？

夏季是鸟类的繁殖期，我常在健身时留意着鸟巢的动静，但白天，树上始终静悄悄的，很少看到有鸟儿在巢边活动。有一天下午，我照常来到广场，刚在健身器材边站定，就看见两只白头翁飞落到栾树枝上，发出阵阵焦急的鸣叫。凭我观察鸟的经验判断，巢内八成有雏鸟。白头翁的叫声低沉连贯，仿佛在对我低声告诫，又似在安慰巢中的雏鸟。侧耳细听，并没有雏鸟回应的声音。

我注意到，白头翁只在我头顶上方的树枝间跳来蹦去，关注点似乎并不在高处的鸟巢，而是树下离我仅数米的紫丁香灌木丛。我透过茂密的绿叶仔细搜寻，终于在灌木顶部的枝桠间，看见一个草褐色、形似奶茶杯的鸟巢。我没想到，白头翁会把巢筑在仅两米多高的紫丁香丛里，而且离人活动的场所这样近。看来，它们对人已有了信赖，并无过多戒备。

我怕惊扰到白头翁，本想静静离开，但心里的喜爱与好奇，却又让我不自觉地靠近。鸟巢的位置与我齐眉，我顺着枝叶的缝隙向里张望。一缕微风拂来，细细的枝条轻轻颤动，巢中忽然探出两只雏鸟的小脑袋，嘴里发出细弱的啼鸣。小脑袋青灰的外皮，尚未长出羽毛，眼圈黑黑的，还没有睁开眼，也许仅能凭震动来感知外界。这时，一只成年白头翁不顾一切地飞过来，我能清晰地看见它口中衔着一只飞虫。我立刻后退，轻步离开。

我自幼就喜爱鸟儿。年少懵懂时，常和小伙伴去掏麻雀窝，把捉到的雏鸟带回家饲养。我喂鸟时会细心地把馒头嚼烂，填进小鸟大大张开的嘴里。可不知为何，我养的麻雀总是瘦弱不堪，慢慢死去，让我十分伤心。爸爸见了，悄悄塞给我两块钱说：“去买只好养的鸟吧！”在当年，两块钱可不是一笔小数目。爸爸是一名部队干部，也非常喜欢鸟儿。我雀跃着去了集市，见到一简易鸟笼里关着一只黑白色相间、十分活泼的鸟儿，就花了五角钱买下它。回到家爸爸告诉我，这是只“张飞鸟”（学名白鹡鸰），性子烈，养不活的。果然，鸟儿在笼子里不吃不喝，只是不停地撞击着笼子，不到两天就死了。此后，我不再养鸟，而是喜欢上了在大自然里寻觅、观赏灵动自由的鸟儿。

自从发现了白头翁的秘密，我心里便多了一份担忧与牵挂，既担心幼鸟从窝里失足掉落，又害怕到此玩耍的孩子发现、惊扰到它们。好在每次去，总能看到两只成年白头翁在枝头守护的身影。我只是远远地、静静地欣赏着枝头上的鸟儿：白头翁的身形比麻雀略显修长，身披淡淡的褐绿色羽毛，从两眼上方至后枕有一圈白色枕环，如同围着一条素白的围巾，自带一种淡雅舒缓的美。我从没有看到它像麻雀那样落在地上觅食，它总是高高地站在树枝上，让我不由想起古时那些不为五斗米折腰、孤傲清寂的文人。

过去住在闹市，我极少见到白头翁，更不曾有这般近距离的相遇。记得我第一次被它惊艳，还是在教画老师的画作中。画面里牡丹盛放，花枝上立着两只彼此凝望的白头翁。老师告诉我们，白头翁（学名白头鹎）终生一夫一妻，恩爱相守。在养育后代时，它们共同努力，悉心照料。遇到风雨天，它们会用身体遮挡、保护鸟巢。它们自古就受到人们的喜爱，有着白头偕老、长寿安宁的美好寓意。如今我与白头翁可以像老朋友似地天天见面，给我的生活增添了乐趣。

闷热的夏日，终于迎来一场酣畅淋漓的大雨。夜里，电闪雷鸣，雨点重重拍打着窗棂。我毫无睡意，心中隐隐牵挂着白头翁一家。我想，那小小的鸟巢是容不下两只成年白头翁的。朦胧中，我恍若看到白头翁夫妻轮换着张开翅羽，覆在鸟巢之上，为雏鸟遮风挡雨。这场雨连绵不绝，足足下了三天。这期间我曾冒雨去探望，远远地看到它们依旧在巢边守候，悬着的心才算稍稍放下。雨过天晴后，我满怀欣喜地来到小广场，四周静悄悄的，不见了白头翁的踪影，心中不由地升起一种不祥的预感。

我慢慢走近紫丁香，小心翼翼地拨开垂落的枝叶，向鸟巢看去。鸟巢下方破了一个洞，窝内已空空如也。莫非连日风雨，夺走了雏鸟的生命？还是巢穴受损，它们举家迁走了？我的心里七上八下，难以想象白头翁一家在雨夜经历了什么。我暗自感叹鸟类繁育后代的不易，反观我们人类，在生养子女时，同样要历经千辛万苦。这也许就是世间万物、生命延续的自然规律吧。

正思忖间，远处传来几声白头翁的清鸣。抬眼望去，茂密的栾树枝桠间，隐约有几只鸟儿的倩影。虽然我无法确认是不是白头翁一家，但我愿相信一定是它们。屈指算来，从我初见雏鸟到此刻，已有八天，想必幼鸟已羽翼丰满，能够飞翔。我顿觉轻松释然，暗笑自己多愁善感。在大自然面前，小小的鸟儿同样有着不屈的秉性与蓬勃的生命力。

秋风渐起，送来了草木与果实的阵阵馨香。高高的栾树梢，缀着一簇簇小灯笼似的蒴果。我时常看到几只白头翁在枝叶间穿梭，是成鸟在教幼鸟觅食、避险的本领吗？我知道，即便寒冬来临，栾树叶落尽，白头翁也不会像候鸟那样，奔赴温暖的南方。它们如同我故乡的亲人，眷恋着这片故土的山林绿意。冬日里，当我走进小区景观“如意湖”畔碧绿的竹林，依旧能看到白头翁跃动的身影，听到它们悦耳的鸣唱……

一弯秋水映大坝

马连炜

金秋十月，风清气爽，我踱步来到莱州留驾大坝，不为别的，就为在这秋日坝间寻得一份独属于我的怡然自得。

登上巍巍长堤，向南望去，既有绿野成行，又有清风绕径。目光越过坝前的野草丛间，偶尔发现几株打碗花竞相开放。它纤细的藤蔓，托起一朵朵淡蓝色的喇叭花，扎根大地，吸吮着地缝中雨季涵养的水分，沐浴着纯洁的阳光，倔强地生长。这一株株柔弱的打碗花，或许直到尽情绽放时，也从未被欣赏过，但一直洋溢着自信的美丽。

举目西望，留驾水厂的建筑错落有致，一面面橘红色的墙点亮了整个高地，坡上青草萋萋，田间绿树婆娑，相映成趣。透过层层叠叠的绿，犹见得远处逶迤的山峦、涓涓的细流。大坝的风裹着水的湿润迎面吹来，隐约带来留驾水厂的声响——不是嘈杂的喧嚣和轰鸣，而是水泵电机运转的低吟，是净水流过输送管道的浅奏，是供水人巡检打卡机“嘀”的一声清脆回响。这些动静，倒让秋日的坝景，多了一层与水厂相连的温热烟火气。

从大坝引来的原水哗哗地冲出闸门，被急流推动着涌入提升泵房。沉淀池里，水流缓缓舒展，层层净化，顺着溢水口慢慢流向过滤池，过滤池中的石英砂和活性炭宛如铺展的琴键，水流穿过时，汩汩作响，谱出一首清冽的序曲。这般轻缓流淌的清水、精良检测的仪器还有那些先进智能的供水机组，哪一处没留下水务建设者们的辛勤汗水？又哪一滴不蕴含着老百姓对幸福生活的热切追求？

想当初，这里可是一片土丘野岭，山石嶙峋，荒草满坡，虽有几股断断续续的浅流经过，但不能满足周边发展的用水需求。于是，莱州水务建设者们怀揣着政府的期望和群众的嘱托，背上简单的行囊，一路向西，汇聚到这里，用手一铲一铲地挖掘着坚固的基石，用脚一步一步地丈量出供水版图。许多年后，当年沾满泥污的铁锹把儿早已磨得油光发亮，踏过泥泞的鞋子也换过了不知多少双，可他们用心垒起的蓄水池、过滤池、净水间，铺就的地下输水管道，却在流年的时光里愈发坚实。这种“诚信供水”的情怀，仿若留驾坝上默默无闻迎风而长的打碗花，虽然平凡，但依然胸怀大地，向阳生长。

坝上还有一种常见的植物，它像打碗花一样，是留驾大坝最忠诚的守护者，陪着大坝走过朝朝夕夕。没错，坝上的河柳确实是“坚强”的代名词。

听村里的老人说，河柳也称旱柳，不挑水土，哪怕把根扎在石缝里，也能迎着风沙巨浪抽出新绿。在留驾水厂没建设之前，坝下的水库与浅滩之间，是连成片的树林，其中的主力就是河柳。那时的河柳护坝防洪，就像整个坝区的战士。后来水厂动了工，他们依旧站在原地，看着建设者们顶着烈日铺设管网，看着他们冒着飞雪调试设备，寒来暑往，把岁月打磨成奋斗者最美的样子。

春去秋来，河柳的叶子渐渐不再鲜嫩，边缘漫卷了些微黄，枝条也少了盛夏时的柔韧舒展，瞧着确实少了几分生气，即便如此，它依旧挺立在坝边。虽然它不像杏花那样娇艳秀气，也不像桃花那样姹紫嫣红，更不像梨花那样洁白靓丽，可它却是诗人争相称颂的主角，贺知章称它“万条垂下绿丝绦”的温柔，白居易颂它“一树春风千万枝”的豪放，薛逢赞它“扑池如雪又如霜”的顽强。哪怕根系缠着土砾，枝干被风吹断，也能用一抹倔强支撑的绿意，守住坝上的生机，好似大坝那端日夜不停的供水人，默默扛住风雨，护佑一方百姓安康。

金秋大坝，怡人心境。它的美，不必寻，也不必找，其实都藏在坝前星星点点的打碗花中，藏在滩边露沾霜染的柳叶间，藏在水厂缓缓流淌的清水上，藏在坝畔回眸一望的秋光里。